

江苏民间戏剧丛书

算命

(扬剧)

江苏人民出版社

江苏民間戏剧丛书

算 命

(揚 剧)

南京市揚剧团整理

江苏人民出版社

算 命

南京市揚劇团整理

*

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許可証出〇〇一号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号

新华书店江苏分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耗1/36 印張 1 2/9 字数 22,000

一九五七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三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100



算 命 (揚劇)

人物：曾姑娘

王瞎子

〔王瞎子上。〕

王：(唱)瞎子生来眼不明，

錯把天阴当天晴。

走了多少瞎头路，

我撞了不少行路的人。

瞎子不做别的事，

全靠算命度光阴。

排八字，推終身，

算流年，論前因，

我瞎子算命算得灵，

瞎子当中我是头一名。

我，王瞎子。算命为生。家前屋后，方圓左右，哪个不曉得我王先生，替人算命合婚，代看年庚，排八字阴阳又准。今天天气晴和，上街冲冲，摸几文回来用用。

〔敲“报君知”，下。

【曾姑娘上。

曾：（唱）姑娘生来一枝花，
街前街后人人夸。
二八一十單六岁，
至今未曾把人家，
至今未曾把人家。
有道是女大該当嫁，
我还在閨房度年华。
心中不把旁人怨，
只怪我家老媽媽，
只怪我家老媽媽。

我，曾姑娘。已經長大成人，尙未配婚。只怪我家媽媽，她要選擇高門大戶，东家說亲，她不答应；西家做媒，她也不允。就这样高不成，低不就，岂不耽誤了我的年少青春！我家媽媽她还是糊里糊涂，一点也不为我操心。今天她到外面去吃寿酒去了，叫我看門，实在悶人！

（唱）媽媽出外我看門，

独自一人悶沉沉，

悶沉沉。

但見桌子和板凳，

不見一个知心人，
知心人。

有了。

我不免搓麻繩解解煩悶——

〔理麻。理不清。

噯——

(接唱下句)

这一堆白麻乱紛紛，
乱紛紛。

姑娘的心事比麻乱——

这个倒头的麻，越理越乱，煩死人！对，我不如刺綉
刺綉。

(接唱下句)

我搓麻不如綉花針，
綉花針。

〔下。取花綑、針綫上。

(唱)房中拿出小花綑，

挑花綉朵散散心。

綉一个七姐下凡配董永，

綉一个牛郎去見織女星。

綉一个英台下山把終身訂，

綉一个張生跳牆会鶯鶯。

我一面綉花一面等，

單等媽媽轉回程。

〔綉綉。傳來王瞎子敲“報君知”聲音。

曾：呀！

(唱)曾姑娘在房中綉花綉，

忽听得一陣陣咣咣子聲；

想必是來了算命的先生，

妙哇！

我何不喊他來算算終身。

花針插在花綉上，

姑娘移步出大門。

〔朝着上場門探望。

該死，在哪塊呀？

〔回頭，在下場門的旁間看見了王瞎子。

喲，是個瞎子嘛。

(接唱)喊一聲，瞎先生，

瞎先生，

請你算命推終身。

瞎先生，算命。

〔王先生自下場門上。

王：哦，來了，來了。喲，果然的來了生意了。哪位嫂子喊我算命？

曾：你不要瞎說！人家是个姑娘。

王：（旁白）哎喲，一时大意，連个姑娘的喉嚨都沒有听得出来。奇怪呀，很少有姑娘喊我算命。嗯，好玩哩。（問曾）哦，我的眼睛看不見，姑娘不要見气。喊我打时，还是算命？

曾：算命。

王：这个时辰就大啦。不知道姑娘家的大門朝东朝西、朝南、朝北？瞎子我路头不熟，摸不上門，請姑娘攙着我的“順子”。

曾：你不就是一个人嗎？哪块来的什么順子？

王：姑娘不曉得喲，我拿着这根棍子就順便了，所以取名叫个“順子”。瞎子行行有別名，它又叫“朋仗”。

曾：先生，走吧。

王：好的。

曾：呃，你那个咣咣子要掉。

王：嚶，你不要瞎說啊，这不叫咣咣子，这叫“报君知”，又名叫“混天球”。这是当初我們祖师爷王禪老祖遺留下来的……

曾：（焦急的）好了，快走吧。

王：（故意饒舌）在揚州是敲鉄板，这个鉄板不叫鉄板，叫“量天尺”，苏、杭二州是彈三弦……

曾：你扯这些做什么，快点走啥！

王：不要着急啥，姑娘，你攥棍子会攥吧？

曾：怎么攥法？

王：告诉你，走小桥，过小沟，你姑娘抓住棍子不能丢；上台坡，跨门坎，你姑娘要先喊。

曾：（不耐烦的）晓得了！

（唱）用手儿忙把先生攥，
我一面走来一面看，
先生快走莫怠慢，
先生你莫怠慢，
前面顶到我家大门坎。

〔走得很快。〕

王：慢点、慢点！

曾：（急喊）呃，门坎，门坎！

王：（跌倒）哎哟哟，……门坎、门坎，你喊得太晚！

曾：你不要着急啥。

王：（啼笑皆非）嘿，这还要怪我哩！

曾：我……

王：我再三的关照你，我说：上台坡，跨门坎，你姑娘要先喊。到了你家门坎，你居然的不喊。你晓得啊，刚才在门坎上一绊，吓得我浑身是汗，在门坎上一跌，你还叫我不要着急，我这个鼻子差一点倒来了血了。

曾：是我着急。先生，得罪、得罪。

王：还得罪得罪哩，罢啦。我问你哟，你这么着急做什么？

曾：不是的，我恐怕撞到人。

王：这个话说的好玩哩，我瞎子有你搀着，怎么会撞倒人呢？

曾：不是的，是怕碰到人。

王：姑娘，撞人、碰人是一个意思。

曾：噫，怕遇到人！

王：遇到人怎么样？

曾：这个……要是遇到人，我算命就算不成啦。

王：这又奇怪了，怎么算不成呢？

曾：（没话找话）这……他把你喊去算命，我不是算不成了吗？

王：（故意的跟着话转）哈哈……。哦，这么回事，遇事有个先来后到的，你姑娘先喊我的，我总要先给你算。

曾：（借题转弯）你先给我算，我不晓得哪。

〔鸡鸭的叫声……

王：姑娘，这到哪块啦？

曾：到了堂屋里了。

王：怎么，到了你的家，不听人说话，只听鸡子啾啾蛋，鸭子呱呱呱，这是什么玩意？

曾：我们家的人出去了。

王：你家多少人？

曾：只有我們母女兩個。

王：你沒有兄弟姊妹嗎？

曾：哥哥妹妹都不在了。

王：你媽媽呢？

曾：出去做人情去了。

王：姑娘，算命也不能把我攔在這裡啥，你先端張凳子我歇下子，倒杯茶我吃下子。

曾：（唱）姑娘心里實在亂，

先生的話兒提醒我。

端一張凳子你請坐，

倒一杯香茶——

生先，請用茶。

王：（接茶）得罪，得罪。

曾：（接唱）先生莫把命算錯。

王：這個茶噴香的嘛，是什麼茶葉呀？

曾：是銀針。

王：我瞎子走千家門、百家戶，吃的茶也算不少，沒有吃過這樣的好茶。

曾：先生家吃的什麼茶葉？

王：我們吃的茶葉也考究哩。

曾：什麼茶？

王：我們吃茶分春、夏、秋、冬……

曾：哦？

王：春天吃楊柳叶子；夏天吃夏蒲草；秋天吃大麥果子；
冬天吃蚕豆壳子。

曾：這是什麼茶葉呀？

王：你不曉得，這些茶葉好哩。吃下去，寬胸順氣，包你
不犯胃氣。說了半天，還沒有請教姑娘尊姓？

曾：我姓曾。

王：姓孫。

曾：噯，姓曾、姓曾！

王：哦，姓曾。

曾：先生貴姓！

王：我姓三橫子。

曾：三先生。

王：噯——三橫王。

曾：哦，王先生。

王：哪個算命。

曾：呀！

(唱)王先生，一聲問，

姑娘一时无方寸。

我心問口，口問心，

哪有姑娘自己問終身，

不如做話騙騙瞎先生。

尊一声，王先生，

我家妹妹算終身。

是我妹妹算命。

王：你家不是只有你們母女二人嗎？怎么又出来一个？

曾：（急改口）哦，对。是替我母亲算命。

王：这还差不多。多大岁数？

曾：一十六岁。

王：啊！你媽媽才十六岁呀？

曾：这个……

王：这个，那个。（旁白）我曉得有名堂嘛。

曾：唉！

（唱）心乱說話不經心，

出言吐語漏了风。

我臉上發燒心跳动，

滿面含羞难为情。

嚶！

既是大胆問婚姻，

哪管它羞人不羞人。

王先生，是我自己算命啊。

王：好哇，你姑娘不要跟我兜山轉水的，我們巷子里杠木头——一直来直去。今年多大了？你报得真真的，我

給你算得准准的。

曾：(唱)二八一十單六岁，

三月初三戌时生。

王先生，

你要替我排排真，

你要替我排排真。

王：你姑娘既然請我算命，我算命不留情，留情不算命。

有好說好；有坏說坏……

曾：对啲，你照直說啊。

王：說得好，你姑娘不要欢喜；說得坏，你姑娘不要煩惱……

曾：是啊。

王：自古道，君子問灾不問福；小人問喜不問忧。姑娘，你問的是什么事情？

曾：不好了，問什么事情还要說呀？

王：不說，我就能算了嗎？

曾：先生，你就替我照命算算，往下排排就是了。

王：(递胡琴給曾)囉！

曾：做什么？

王：你来算。

曾：該死，我会算还找你呀！

王：你拿人开心嘛！不說就好算了嗎？

曾：一定要說？

王：當然。

曾：王先生，

王：講。

曾：(唱)一不問災，

二也不問病，

不問財氣，不求榮華富貴春，

問我几时才動婚？

王：又拿我瞎子開心。

曾：是真的嘛。

王：姑娘吃的是眼光齋？

曾：不是的。

王：吃的准提齋？

曾：也不是的。

王：吃的三、六、九的花齋？

曾：不是的，不是的！

王：既然都不是的，你听我說。

(念) 姑娘要動葷，

拿上几百文。

鮮魚買兩條，

豬肉打一斤；

鷄蛋帶几个，

大葱买几根。

燒的燒來燉的燉，

炒的炒來蒸的蒸。

說動葷，就動葷，

何必問我王先生。

曾：噯——你搞錯了，不是這個葷！

王：不是這個葷是什麼葷？

曾：我是說山字打槩槩。

王：姑娘越說我就越不懂了。

曾：山字打槩槩嘛，出——

王：出什麼？

曾：出，出門。

王：哦，出門啊。好，給你算算。

〔招指暗算，口中念念有詞。

姑娘，照你命算的話，東方不丑。

（念）運行東方四處通，

好比枯樹逢陽春；

現今正交東方運，

年年開花朵朵紅。

南方也不錯，姑娘，西北方對你不利呀，千萬不能去，
你姑娘出門要到哪塊呀？

曾：真是急死人，不是出門，不是出門！